

## 壹、緒論

21世紀是資訊科技與知識經濟的時代，能進行有效的數位學習（e-learning），已成為大專院校學生必須具備的能力之一。教育部（2007）已將數位學習列為教育評鑑的項目之一，藉以因應全球化數位學習趨勢之挑戰，提升我國高等教育之競爭力。因此，如何促進大專院校學生在數位學習環境下進行有效的學習，已成為高等教育的重要課題。

正向心理學（positive psychology）是美國心理學家M. E. Seligman於1998年擔任美國心理學會主席時所提倡的。近10年來，正向心理學已成為心理學領域一個新興與熱門的研究領域。正向心理學強調以正面的觀點取代傳統心理學大多從負面與病態的觀點來了解個體心理歷程的內涵（Lopez & Snyder, 2009），其主要目的在探索人們如何過有價值的生活（Seligman, 2005; Seligman & CsikZentmihalyi, 2000），並幫助個體更了解自己的正向特質，以進一步在生活中善用這些正向特質，有效因應負面或壓力事件，使生活更臻美滿幸福（Baunmeister & Vohs, 2005）。曾文志（2006）亦指出，正向心理學乃是用心理學的理論與研究技巧，探討人類行為的正向要素，其目的在於幫助人們達到最佳化的條件與過程，使人們過得更為幸福。Snyder與Lopez（2007）指出，正向心理學的優勢在於增進積極的功能與科學應用的方式；並提出「正向教育」（positive schooling）的概念，指出教學必須要多元化，方能符合學生適性發展的需求並提升學習動機以達成學習目標。Schreiner、Pothoven、Nelson與McIntosh（2009）更進一步以正向心理學為基礎，指出大學教育必須引導學生發展主動學習的經驗或學習模式，以提升大學生在學術上的自我努力感。因此，本研究嘗試從正向心理學的觀點出發，探討三個有助於大專院校學生在數位學習環境下，發展主動學習經驗的變項之內涵並將之發展為評量工具；這三個變項為知識管理（knowledge management）、自我調整學習（self-regulation）及意義建構（meaning making）。

知識管理涉及知識的獲取、儲存、分享、創新與應用（洪琮琪、林健仲，2006）；自我調整學習涉及設定目標、自我監控、自我評估、任務策略的選擇與使用、尋求協助及時間管理等學習策略（Bull & Kay, 2008; Kitsantas, 2002）。意義建構則與個體修正或重新評估事件的主動歷程有關，包含「利益尋求」（benefit-finding）與「關聯詮釋」（sense making）兩個歷程（Davis & Nolen-Hoeksema, 2009）。根據Snyder與Lopez（2009）在正向心理學手冊（handbook of positive psychology）的分類，意義建構為特定因應取向（specific coping approach）中的

重要正特質，Peterson與Seligman（2004）所合著之《品格長處與美德分類手冊》（*Character Strengths and Virtues: A Handbook and Classification*）中也指出，知識為最重要的美德之一，且自我調節為氣質（*temperament*）向度下重要的概念。可見，知識管理、自我調整學習及意義建構皆為正向心理學的重要概念，且有助於引導學生發展主動學習的經驗或學習模式（Schreiner et al., 2009）。此外，Isen（1993）與Norman（2003）之研究皆指出，在學習過程中，正向的特質會影響學習者的注意力、記憶力與創造能力。亦有助於學習者做決策，並處理較複雜的學習問題。數位學習時代的來臨，不論是無線網路抑或是情境感知（*context-aware*）科技的成熟，都掀起了學習型態的巨大改變，研究亦指出具備較多正向特質的學習者，能獲得較高的學習成效（Chen & Sun, 2012; Lin & Chen, 2008），由此可知，正向特質在數位學習的環境中，不僅扮演著促進學習成效的角色，更有助於大學校院學生加速知識的搜尋與創新。

簡言之，本研究的目的在嘗試統整過去相關理論與研究發現，以及現今大學生進行數位學習的經驗，以數位學習平臺所能提供之知識管理功能為主軸，編製適用於大學校院學生的「數位學習知識管理量表」（*Inventory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in E-learning, IKME*）、「數位學習自我調整學習量表」（*Inventory of Self-regulation in E-learning, ISRE*）與「數位學習意義建構量表」（*Inventory of Meaning Making in E-learning, IMME*），以了解臺灣大學校院學生在數位學習下，其知識管理、自我調整學習與意義建構的現況。

## 貳、文獻探討

### 一、數位學習知識管理

#### （一）知識管理的內涵

因應知識經濟時代的來臨，如何有效管理知識乃成為當代最重要的議題之一。當經濟生產的核心由傳統的「勞動力」轉為「知識體」時，個體與組織所擁有的知識便成為個人、企業及國家發展最重要的力量與資產（Sallis & Jones, 2002），有許多學者因而提出如何獲取、儲存、應用、分享與創造知識的策略與方法，並提出知識管理的理論與訓練模式（如Cecez-Kecmanovic, 2004; Chang, Lee, & Kang, 2005; Hurley & Green, 2004; Imani, 2007; Nonaka, 2001）。丁櫻華（1999）認為，知識管理能力包含知識累積、知識轉換及知識創新三要素。吳清山（2001）則提出知識管理的運作機制，指出知識管理是一種知識蒐集、整理、分析、分享和創造的處理過